

《欢乐颂》中的“白主管”被称为电视史上最令人讨厌的“渣男”，那么—— 宋代的“渣男”会是什么下场？

核心阅读

《欢乐颂》热播，“白主管”成名，这个被称为电视史上最令人讨厌的“渣男”，直恨得一班观众咬牙切齿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欺凌女人、不讲道德的“渣男”从古到今都不鲜见，比如发生在北宋的“陈叔文案件”，可谓“一个渣男引发的诡案”。据宋代学者刘斧编纂的笔记《青琐高议》所记：“兹事都人共闻，冤施于人，不为法诛，则为鬼诛，其理彰彰然矣”。那么，陈叔文何以遭遇“鬼诛”？“鬼诛”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请大家细细看。



《欢乐颂》剧照

>>> 空屋中的尸体

这一日傍晚，东京汴梁鱼巷城下一条小巷的巷子口，站着一个挑担子的人，目光呆滞地望着远处院落，脸上神情古怪，他的影子映在墙上，随着暮色渐沉，影子也越来越黯淡下去。

有个住在这条巷子里的老人见了，觉得古怪，便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被人雇了，在这里等着雇主出来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这院子里，但他进去之后一直没有动静，所以我在这里静候。”老人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这是一间荒废了很久的空屋子啊！”赶忙点了火把进去，只见尘灰蒙窗，蛛网覆梁的屋子里，“有杯盘在地，叔文仰面，两手自束于背上，形若今之伏法死者”——好像一个被依法处死的人！

老人立刻呼喊起来，召集了左邻右舍，一面扣住那个挑担子的人，一面报官。官府派人来一看，发现死者乃是曾经担任常州宜兴簿的陈叔文，“呼其妻识其尸”，确认身份后，作验尸，却未发现任何伤口，怀疑是毒杀。正在所有人都困惑不解时，一个名叫王震臣的人赶来，说他是陈叔文的好友，知道事情的经过。而他接下来的讲述，让包括陈叔文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

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，陈叔文家住开封，“专经登第，调选铨衡，授常州宜兴簿”，这本来是件

好事，但陈叔文的家实在是太穷了，连从开封赴任的盘缠都没有。“然叔文丰骨秀美”，小鲜肉一枚，和名妓崔兰英关系很好。崔兰英“存了不少钱，早就想从良嫁人”，崔兰英说：“你如果没有婚娶，我便跟你，我的钱除了给自己赎身之外，其他的足够你到宜兴做官的路费了。”陈叔文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吾未娶，若然，则美事。”两个人便定下了婚约。

其实，陈叔文早已娶妻，只为了能去当官，才昧着良心对崔兰英说假话——而所有的假话都不是说一遍就能完事的，于是他回到家又欺骗老婆：“家里这么穷，我要去宜兴当官，路费只够我一个人的，带不了你，等我到任后，会把俸银定期寄给你的。”妻子同意了。

在宜兴做官三年，陈叔文和崔兰英每天过着快活的日子，但是他也别忘了定期给妻子寄钱。三年后，官期满了，他要回京述职，另有任用，便跟崔兰英一起，坐着船顺着汴河水西返。夜深人静，船泊苇荡。陈叔文暗想：崔兰英还有很多钱，“然不知我有妻，妻不知有彼，两不相知，归而相见，不惟不可，当起狱讼”，一旦起了狱讼，只恐怕自己会闹得人财两空……

“若不杀之，乃为后患”，陈叔文望着没有星光的沉沉黑夜，终于下了狠心。

>>> 汴河上的谋杀

夜半三更，看船家都睡了，陈叔文非要已经入眠的崔兰英起来，与他一起喝酒。他自己饮得很少，却不停地劝崔兰英多喝，想到返回汴梁后和“夫君”即将开始新的生活，崔兰英心情极好，于是大醉。一更后，恰是暗夜最深的时分，陈叔文将昏昏沉沉的崔兰英一把推到河中，伺候他们饮酒的小女仆一看，大叫起来，陈叔文也将她推进河里。船家们被落水声和呼救声惊醒过来，只见陈叔文正在船头号啕大哭：“吾妻误堕汴水，女奴救之并堕水！”

“以时昏黑，汴水如箭，舟人沿岸救捞，莫之见也”。

陈叔文回到汴梁，与妻子团聚，拿出崔兰英的钱财说：“这是我这几年当官积攒下来的一些钱，我不想再走仕途了，干脆去做生意吧。”这样过了一年，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加殷实，至于崔兰英和小女仆的死，陈叔文就像许多踏着别人的尸骨攀上人生巅峰的“成功者”一样，早已经把她们忘在脑后了。

这一天是冬至，陈叔文

携妻去相国寺，“稠人中有两女人随其后”，陈叔文感觉后回头一看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那两个女子“切似英与女奴焉”。陈叔文赶紧找了个借口，“遣其妻子先行”。两个女子走了过来，与他打招呼，正是崔兰英和那个小女仆。陈叔文“与英并坐廊下”，装成没事人一样问她们最近可好，崔兰英冷笑道：“那次中了你的奸计，酒醉时被你推进水中，还好小女仆略识水性，抱着我一起在湍急的汴河中漂浮了一两里路，总算获救。”陈叔文见自己的杀人伎俩被戳破，还嘴硬：“你那时醉了，自己不小心掉进河里，小女仆跳下去救你，我想救你们又不识水性，怪不得我……”崔兰英摆手说：“过去的事情，不必再多说了。总之，我能逃过一劫，那就是你的劫数到了。我现在住在鱼巷城下的一条巷子里，你明天傍晚来找我，把事情说清楚，看看该如何补偿我，如果不来，我将去官府告你谋杀，必然会兴起大狱，反正将你碾成齑粉也不能解我心头之恨！”

“叔文许诺，各散去”。

>>> 一个人的殉情

负心人的背叛导致人命，在中国古代故事中，最有名的当属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”，但杜十娘属于自沉，而像陈叔文这种丧尽天良，直接行凶杀人的，并不多见，一旦这么做了，一般都要遭到报应——至少在古代笔记中是这样记载的。比如宋代张师正所撰《括异志》就记载了嘉祐（宋仁宗年号）六年的科举状元王廷评的一段“糗事”。王廷评在担任南京考试官的时候，忽然对堂下其他监考官说：“门外举人们在一起喧哗着骂我，你们为什么不约束？”众监考官莫名其妙，因为考场上安静得连一丝风声都没有，正诧异间，王廷评又尖叫起来：“有人拿着刑具来抓我，你们为什么不阻拦？”说着满脸恐惧地抓起书案上的小刀左右抵挡，又挥刀自刺，两旁的官员赶紧将他的刀子夺下。家里人请来嵩山道士捉鬼，道士还没来得及施法，就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厉鬼说：“我为王

廷评所害，已经上告于天，正要将他拿获到阴曹地府，你不要碍事。”不久，王廷评就死了。人们一打听才得知，王廷评在没有发迹前，与乡里一娼妓私好，相约一旦登第就娶她为妻，“既登为状元，遂就媾他族，妓闻之，愤恚自杀，变成了一只厉鬼，终于向王廷评索命”。

比陈叔文和王廷评都要“高明”的是宋代学士杨孜。据张师正所撰写的另一部笔记《倦游杂录》所记：杨孜刚刚来京师应举时，与一个女子“情甚密”，那个女人为了供他科考“尽所有以资之”。等到杨孜金榜题名，便与这女子结婚，带她一起回老家。半路上，在一座驿所，杨孜突然对那女子说：“其实我早已成家，妻子脾气暴躁，知道我又娶了你，肯定要折磨得我生不如死，我想了好几天，功名利禄，都是胡扯，不如跟你一起自杀殉情，如何？”那女子性情刚烈，说：“君能为我死，我亦何足惜！”杨孜拿出早已准

回家路上，陈叔文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应对，越想越忧惧，有心再一次将崔兰英和女仆杀掉灭口，却估计到她们早有防备。在家门口，他遇到了好友王震臣，“叔文具道其事，求计于震臣”。王震臣劝告他说：“你还是别胡思乱想了，明天好好登门哀求崔兰英，兴许女人念旧情能放你一马。”

陈叔文想想也觉得有道理，第二天傍晚，“乃市羊果壶酒”，请了一个人挑着担子，到了鱼巷城下的巷子里。据挑担人供述，一个年轻的女仆站在一处院子的门口迎立，而陈叔文拿着羊果壶酒进去之后，再也没有出来……

搞清楚整个案情的经过后，无论是审讯的官员，还是陈叔文的妻子，都对陈叔文卑劣无耻的行径感到愤慨，隐隐感到崔兰英和小女仆的复仇行动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，况且她俩肯定已经远走他乡，不如将此案归为“鬼诛”，反正就算是真的到了阴曹地府，陈叔文也少不了再挨上一顿油炸火烹。

备好的毒药，递给女子，女子服下后，杨孜的脸上突然浮起一丝奸笑说：“如果现在咱们就一起死在这驿站里，我老婆来收尸时，肯定要你将我的尸体投诸沟壑，以饲鸱鸦，不如我将你埋葬后再自杀吧！”那女子突然明白了过来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你为了抛弃我，骗我自杀，真是心肠歹毒！”说完吐血而亡，杨孜将她埋葬后，一身轻松地飞黄腾达去了。据北宋僧人文莹笔记《湘山野录》所记，杨孜后来突然暴死……

有人认为：杨孜是被他欺骗自杀的女人的鬼魂报复而死，坦白地说，笔者很喜欢这个设定。在今天这个日趋开放的时代，很多喜欢欺凌、玩弄女性的渣男，都打着“性解放”的幌子为所欲为，对于他们而言，道德的谴责大概就像用修脚刀削脚上的死皮一样，毫无痛感——当头上三尺无青天的时候，有神灵，也行！①3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